

醉

夢記

吳昌碩題

梅蘭芳海外演劇真影



(參看第十七回)

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付印
中華民國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

著者權所有

(定價大洋叁角)

主、人

書局

活版部

華書局

大書坊



花 金 賽

本書挿圖注意

本書卷首插圖林文香、洪四寶、惜月、青鳳、姜漱真、雨花樓等，均爲書中角色。而各影片服飾，時世裝、東裝、西裝、咸備。益以賽金花之近代裝、封面梅蘭芳之古裝，可作婦女裝束沿革圖觀。幸讀者注意。



香 文 林



鳳 青



寶 四 洪



月 惜



真 漱 姜 樓 花 雨

白序

壬戌之夏。白客溷跡都門。某日炎午。陽威逼人。萬籟幾寂。倦不可支。方弛手肆足。仰臥短榻之上。正欲迷離入夢。忽醒。盪持小冊來。強余起讀。余乃摩挲睡眼。欹枕展誦。閱讀既竟。見封面顏曰醉夢記。余曰。手倦拋書。正深午夢。不圖汝復以夢書覓我。是益使我憤憤也。醒盪曰。當世之人。誰非醉生夢死者。余醉夢十五年矣。今茲方稍覺醒悟。然而醉夢旣醒。煩惱乃生。是反不若沉醉者之得其真樂。酣夢者之竟爾忘憂也。余曰。汝亦知醉生夢死之義乎。當茲午夢初回。復爲汝夢書所擾。諒難再圓。午夢不妨。因夢及夢。學痴人之說夢。以破汝之醒悟。而仍返於醉夢。何如夫人身一大夢境也。有生之日。卽爲沉醉之時。將死之時。始爲夢醒之日。聖賢奸佞。非有人詔汝以爲之也。而乃有醉心爲聖賢者焉。日惟仁義是求。有醉心爲奸佞者焉。日惟險詐是尙。猶之醉於酒者。惟酒是貪。迷於色者。惟色是好。究之酒與色。未嘗醉汝迷汝也。聖賢與奸佞。亦未嘗詔汝而誘汝也。而汝乃自醉而自迷之。卒至酒仙色鬼。聖賢奸佞。因之判焉。是故人無論智愚。賢不肖。凡屬含生之倫。罔不有所嗜。而有所營。窮年兀兀。終日惶惶。惟恐所嗜之不得。而所營之不成。此豈非有生之日。卽爲沉醉之時乎。且也富貴。

功名皆醇醪也。宮室美女皆甘醴也。正道取之而不得以邪術焉。諂媚求之而不得以規奪焉。互爲傾軋。互相排擠。喪名辱身。有所不顧。敗國亡家。在所不惜。謂非沉醉之深者乎。至若謀事在人。成事在天。一如夢境之憂樂難定。卽酣然入夢者。亦不能自主也。狗苟蠅營。求福利焉。或遇禍害。吮癰舔痔。求富貴焉。或遭輕賤。洪憲之一致擁戴。非不色然自喜也。而滇黔發難。夢醒新華東海之萬種陰謀。非不竊焉自幸也。而直奉相爭。夢歸津沽。蓋吾人每遇好夢。酣沉輒復苦其短促。若其噩夢顛倒。則又恨其久長。是故夢中而果自知爲夢。則必以一醒而了却。沉迷至於人身遇事不遂。輒復以夢境自況。詎不知夢中之夢。可以醒爲歸。而浮身之夢。則非至死時不得謂爲醒也。春蠶至死。絲方盡。作繭自縛。醉生也。蠟炬成灰。淚始乾。焚膏自滅。夢死也。故吾人苟非具大智慧。卽不能解脫。解脫卽不免醉夢貪嗔。憎愛男女飲食胥醉夢之具也。世之人其誰能逃出醉夢之一途哉。果也人我不分。飢寒不動。此其爲人非絕食深山。不與世接。卽拔劍自刎。以棄其身。庶幾離却塵世。以入天國。得大醒悟。永無罣碍。至於天國之上。有無夢境。已入他界。可勿論焉。然則汝之所謂醒悟者。果真醒乎。或者汝於娼妓伎倆。已參三昧。是名曰醒。官場齷齪。已窺秘奧。是名曰醒。此而曰醒。余將益見汝。

之醉夢也。共產公妻。自由戀愛。汝所習聞於今日者也。邂逅。夕。與。苟。合。詭。詐。於。朝。卽。與。離。異。有。如。禽。獸。交。畢。各。散。娼。妓。賣。淫。猶。作。假。態。或。出。於。貧。窮。或。逼。於。威。勢。接。線。頭。焉。點。臘。燭。焉。繡。場。而。焉。避。同。靴。焉。龜。有。儀。嫖。有。經。懷。乎。不。可。犯。其。規。待。合。有。所。交。接。以。時。其。較。之。自。由。女。子。勾。人。於。公。園。游。場。苟。合。於。野。田。露。草。間。者。其。相。去。蓋。不。可。以。道。里。計。然。而。人。若。一。談。周。公。之。禮。則。必。詬。爲。專。制。之。具。苟。有。所。爲。必。曰。醉。夢。如。能。裸。身。於。公。共。之。場。宣。淫。於。羣。衆。之。所。必。當。讚。其。解。放。頌。其。醒。悟。也。至。若。強。姦。民。意。獵。取。功。名。禍。國。殃。民。猶。曰。爲。公。此。皆。最。近。新。新。官。僚。之。秘。訣。夫。亦。醒。靈。之。所。謂。醒。者。乎。吾。仍。見。其。醉。夢。之。沉。酣。耳。醒。靈。聞。竟。垂。頭。喪。氣。挾。書。而。去。因。起。而。濡。筆。記。之。以。破。醒。靈。之。醒。悟。焉。

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九日白客識於都之醉夢軒

自叙

廢娼之聲。囂然遍國中。此可喜之現象也。然不謀根本改革。則廢娼難以實現。根本改革之道。不外改良婚姻。提倡貞節。安籌貧民生計。與教育。嚴禁人口。賣買及抵押。尤須宣傳娼妓之害。使人人知所警惕。則廢娼自易。予非著述家。更非小說家。此書以書中人言書中事。描寫娼寮之流毒。旁及官僚之黑幕。自慙不文。道其實而已矣。一夢之間。瞬經五年。而所敘事實。前後凡一十五年。予經此十五載之閱歷。而知娼之不可不廢。有如官之不可不裁。今者燕京厲行裁官。而羊城首先廢娼。予自知此書足爲全國廢娼宣傳之一助。乃托文華局付梓。而弁以數言於此。時民國十一年天中節後七日。

醉夢記

醒菴主人著

楔子

好了！好了！醒了！醒了！我這似醉非醉，似醒非醒的一場大夢，總算醒了。唉，我是醒了，那同夢未醒的人，正多着呢。我不免學那痴人說夢故事，把這一場大夢，細細說出。這也是我先覺的責任所在。只是我要說夢，第一就要說明做夢的由來。一個人無端怎麼會做夢？又怎麼會做起青樓夢來呢？我提起這話，不免要發一番牢騷。我還記着我十八歲的時候，有人請我在上海吃花酒，替我唱了什麼芙蓉仙館，什麼聽雨樓。我頭也不敢回，一回他們的纖手，向我肩上一拍，我便嚇的一跳，臉也漲的通紅。這還不算希奇。那時我在上海讀書，年假回里，遇見了一個朋友，朋友帶着一個相好的，名叫昭姐。昭姐問我在上海逛也不逛？我不懂得，他那逛字，是逛窑子的逛，以為逛逛馬路罷了。我便答應着逛的逛的。他又問我做什麼？先生。我又不曉得，先生是堂子裏的先生。那做先生的做字，是招呼之意。我便回他道：我當的是學生，並沒有做什麼先生。他知道我誤會，不覺大笑起來。那朋友也幾乎笑倒。看官！你想我這樣一個老實人，怎麼就會嫖起來呢？說也話長。總而言之，是娶了怨耦的緣故。奉勸世上做父母的，要兒子不嫖，總不要強迫婚姻，才是更奉勸今日一班提倡廢娼的仁人君子，必須改良婚姻，方能根本廢娼。……我從小受了道學先生的教訓，什麼目不斜視呀，什麼見色不亂呀，牢牢記在心頭，奉爲金科玉律。後來又讀了許多言情小說，就信以爲真，竟抱定專情的宗旨，以爲總可配得一個好女子，便當守身如玉，不可失身於他人。方對得起我未來的夫人。我生平更有一種特別思想，主張女子有貞

功名皆醇醪也。宮室美女皆甘醴也。正道取之而不得。以邪術焉。諂媚求之而不得。以劫奪焉。互爲傾軋。互相排擠。喪名辱身。有所不顧。敗國亡家。在所不惜。謂非沉醉之深者乎。至若謀事在人。成事在天。一如夢境之憂樂難定。卽酣然入夢者。亦不能自主也。狗苟蠅營。求福利焉。或遇禍害。吮癰舔痔。求富貴焉。或遭輕賤。洪憲之一致擁戴。非不色然自喜也。而滇黔發難。夢醒新華東海之萬種陰謀。非不竊焉自幸也。而直奉相爭。夢歸津沽。蓋吾人每遇好夢。酣沉輒復苦。其短促若其噩夢。顛倒則又恨其久長。是故夢中而果自知爲夢。則必以一醒而了。却沉迷至於人身遇事不遂。輒復以夢境自況。詎不知夢中之夢。可以醒爲歸。而浮身之夢。則非至死時不得謂爲醒也。春蠶至死。絲方盡。作繭自縛。醉生也。蠟炬成灰。淚始乾。焚膏自滅。夢死也。故吾人苟非具大智慧。卽不能解脫不解脫。卽不免醉夢貪嗔。憎愛男女飲食胥醉夢之具也。世之人其誰能逃出醉夢之一途哉。果也人我不分。飢寒不動。此其爲人非絕食深山。不與世接。卽拔劍自刎。以棄其身。庶幾離却塵世。以入天國。得大醒悟。永無罣碍。至於天國之上有無夢境。已入他界。可勿論焉。然則汝之所謂醒悟者。果真醒乎。或者汝於娼妓伎倆。已參三昧。是名曰醒。官場齷齪。已窺秘奧。是名曰醒。此而曰醒。余將益見汝

什麼長三書寓也沒有什麼精吟小班。那妓院不過是下等人類宣洩獸慾的去處。倒沒有什麼假情假義的糾葛。所以他那娼妓之害比中國小的多。他們要廢娼也容易的多。這就是男女可以交際戀愛可以自由的好處。可憐我中國的少年皆不著真戀愛的趣味。發揮不出天然的美感。往往到窰子裏去嘗那假意兒。豈不可惜。可歎更有一班無恥的官僚無聊的政客。借這娼之一道來做他們陞官發財的拉徑。可算得娼經上的髮例亦且爲嫖界中所不齒……閑話休提。却說我接到家書之後。我想斷不能因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八個字誤了終身的大事。我便托病躲入上海的外國醫院。住在四層樓上的病房裏。度了三日。倒也清靜。不料事機未密。被老父偵探着了。到醫院來。和醫士原原本本的說了。繼之以哭。那醫士方知我害的是假病。兼着心病。就停下苦口的藥來。進逆耳之言。說你們中國人並沒有一夫一妻的規矩。將來再娶一個也不要緊的。你暫時盡盡孝道罷。他還怕我不依。竟下起逐客令來。我一時無可奈何。只得跟着父親回家。和那不相識的一個人糊裡糊塗拜天拜地。就算結了婚了。我自從結婚以後。我的心就灰了。我的志氣也大變了。我的男貞主義更無從說起了。我想大丈夫得不着一個賢內助。好像半身不遂的人。再也不中用了。不如問花尋柳了此餘生。除却許多煩惱。初不料一念之差。便做了一場惡夢。正是

一失足成萬古恨。再回頭已半世身。

要知夢境如何。聽我慢慢道來。

第一回 初入夢浪跡大觀樓 假裝醉窺浴凌雲閣

却說我結婚以後。不願家居。九天就離了家。到了上海。我此時有了問花尋柳的意思。却沒有問花尋柳的機會。也沒有

問花尋柳的朋友。更沒有問花尋柳的金錢。所以暫時沒有實行。那上海地方固然還有便於單嫖便於窮嫖的去處。我却不敢去。這其間有兩個緣故。一來怕梅毒。我從小深知花柳病的可怕。不敢冒險。二來無趣味。我所希望的是戀愛。的趣味。不是熱狂的淫慾。那淫慾固然是男女免不了的事。然而一見即淫。便覺太無道理。豈不同那野蠻結婚。不相識而相合的一樣了麼。這是我。要嫖。不嫖的緣故。不久便往東洋遊學去了。直到二十二歲畢業。回國。共在日本三年。三。年。中的事情雖多。與這部小說毫無關繫。依舊是沒有嫖友。沒有嫖錢。沒有嫖的機會罷了。小說家的老套。所謂有事便長。無事便短。直到回國之後。正想再去升學。恰巧我那姨丈華友仁。做了長江提督。我父母要我。去投奔他。我是向抱平民主義。痛恨官場的。但當此無可奈何之時。更不願老在家裏受那天倫之樂的反面文章。既不能再往東京。倒不如且到南京。一到南京便得了三個差使。天天的高車駟馬。養尊處優。把我的志氣又銷磨了幾分。要嫖的思想。又加上了幾分。我此時嫖錢也有了。嫖友也有了。差不多已入了嫖界。所差的自己還沒有看上了人。我說到這裏。不免提起兩個表兄。來。一個是齊經。立。一個是藍紀廣。那齊經。立。是浙江平湖人。從小有神童之目。他的文理。不消說是很好的了。但是。生。性。愛。嫖。十三歲。便。近。女。色。弄得。骨。瘦。如。柴。氣。喘。似。牛。他。還。抱。定。牡丹。花。下。死。做。鬼。也。風。流。的。宗旨。這時候。當。了。督。署。的。文案。天天在釣魚巷辦公。身體愈弄愈壞。到了民國元年冬。就嗚呼哀哉了。看官們要知此公可爲沈迷青樓久而不醒的榜樣。這是後話不提。我那時候也隨齊經。立。到過釣魚巷裏。吃過幾次鎮邊酒。見什麼銀紅什麼小小愛子。什麼小桃子。都是齊公所賞識的。還有什麼小鴨子。小毛子。小四子。小五子。花小寶。都是別人所叫的。一時記不清楚。我看了這許多的花。却一點兒也不愛。因爲他們都是揚州人。辣塊。辣塊。今敢。今敢。之聲。格格不入。還有不死來玩玩。玩得病來坐坐。阿噫。噲。

乖。你見了鬼了的。套話聽了實在不耐煩。所以他們要我破例。叫局。我再也不願。這時候我一脚已踏進嫖界。一脚還在那裏做門外漢。可是引着我入夢的不是齊經立。却是藍紀廣。紀廣的父親也是個青樓夢中人物。家有三十萬遺產。被他吃阿片。賭牌九。着錦繡。嫖妹子。不上十年。就化掉了。弄得一貧如洗。他的長子更不及他。次子就是紀廣。一向在南京實業學堂讀書。此時做了南洋勸業會的礦科審查員。這紀廣是藍家傑出之人。然而未能免俗。也喜嫖。嫖在學堂裏的時候。便常到釣魚巷中走走。自從進了勸業會。軋了一班新嫖友。牟石山。岑韻嘯等。三天兩天。同上下關。到什麼大觀樓。第一樓。開房間。叫局。我却從未與聞。那一天恰巧是庚戌年的中秋節。停止辦公。到了下半年。悶坐正覺乏味。我是住在衙門裏的。紀廣常來看我。這時他剛剛來了。有意學着南京官話。說我（讀如烏）們。到下（讀如窩）關去（讀如開）頑。一下子罷。我便招呼套車。與他同坐而出。約二十分鐘。就到了。下關大觀樓。進了三層樓。第六號房間。我說到這裏。須將南京花界的情形。約略說他一說。南京釣魚巷裏。共有窯子六家。什麼小四子家。什麼六八子家。名目也記不清了。每一家都有姑娘一二十人。院門都是石庫門。嫖客進門。有烏龜幾十隻。站班。名叫男班子。房間裏的跟媽。名叫女班子。統稱為男女班子。頭一次打茶圍。要費五元錢。以後那男班子要是拿手巾來揩。又要費一塊錢。不像上海可以打白茶會。也不像北京打一次要一元的。妓院掌班。名曰父兄。那專制政體。是很利害的。定價出局兩元。吃酒八大八二十八元。六六六二十二元。比上海貴的多。而且房間之壞。酒肴之壞。河廳之壞。可謂無出其右。吃酒是在河廳上的。彷彿廣東老舉的開廳。那河廳濱臨秦淮河。風景也還可以。房屋就太壞了。紙窗還是破的。也就可想而知。這算是頭等妓女。差不多是北京從前的大班。然夜度資定價不同。最紅的姑娘。接線頭要五十元。其次三十元。二十元不等。以後做正帳一。

律六元。清姑娘梳頭另議。這梳頭接線頭，做正帳，是他們的專門名詞。我却不便說明。明眼人也就明白了。秦淮河畔，是從古有名的秦樓楚館。近幾年新添了翠芳居也樂窩等二等妓館。下關的妓女，也是近年纔有。也算二等。惟蘇幫多在下關。性質略有不同。下關本是個輪船上下的地方。沿江乃一片荒土。自從張之東督兩江，開了商埠，纔慢慢的繁盛起來。直到光緒末年，下關纔有妓館。宣統元年，方有蘇妓。那天中秋節，正在宣統二年，南洋勸業會頂熱鬧的時候，三牌樓架了模範馬路。馬路上設有二家書場，不消說也有妓院了。那蘇幫妓女來趕會的很多。所以這一年蘇幫就添了幾十個。分布翠芳居、三牌樓、下關等處。而以下關爲最多。都住旅館。那大旅館共有三家。就是大觀樓、第一樓、招商旅館。各有房間百餘間。第一樓大觀樓是臨着江岸的。比招商更大些。這下關的旅館，名爲旅館，其實是藏垢納污，傷風敗俗之所。大菜館、酒館、麪館、茶館、妓館、浴室、賭場，一股腦兒都在內。而且通達且毫無限制。我們所開的是大觀樓第六號房。在三層樓右首第一間。中間放着一張大案子。台上放着西人所用地氈、靠門放着一張鐵床。這種不中不西、不倫不類的陳設，便算是南京的繁華世界。銷金窟了。我同監紀廣看定了這房，一同坐下了。已是上燈時候。紀廣就寫了請客票，請那岑韻喈。不多時韻喈來了。就在這房內用了晚餐。韻喈又赴他約。我便跟着紀廣到本樓後面元字二十號房裏打茶圍。原來這大觀樓三層樓下層是旅館及洋貨鋪。中層是酒館旅館。上層是旅館。又硬加了一層危樓。也是茶館。後面二層樓房屋是專供妓女住宿的。於號數之上，加了元亨利貞字樣，以示與客房有別。這二十號住的是常熟姑娘。總算是蘇幫的名喚凌雲閣。我們進去的時候，恰巧凌雲閣在床後洗澡。紀廣在大觀樓本已喝了幾杯，故意裝出醉態，要去窺浴。不知能否窺到。須在下回交代。

第二回 賞佳節下關望月 遇故知上海看花

却說凌雲閣就是後來上海的韻樓。老三紀廣要去賞識他的出浴圖。被娘姨阿寶拉住了。坐了一會。凌雲閣也就穿好衣服。慢慢的走了出來。穿的是一件妃色衣裳。那臉上也有幾分桃花之色。我對他偷戲了一眼。覺還可以看得。這時候的凌雲閣。却是初出茅廬。不會應酬。全仗阿寶姐在旁敷衍了幾句。凌雲便坐在窗口棹邊。洗臉梳裝。下關的房間。比釣魚巷新些。那陳設也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分。紀廣是老嫖。茶園不肯久坐的。便起身告辭。阿寶姐叫道。坐歇去。未幾。噲。走好。仔晏歇。來紀廣大笑道。你三句併作一句。未免拆穿。西洋鏡了。我們回到第六號韻暗。已先在紀廣勸我今夜不用回去。月白風清。大可夜游。我便招呼馬夫陪根。將空車趕回。明早來接。這天晚上。明月如晝。白浪滔天。揚子江的風景。煞是雄壯。我憑欄而望。飽看一番。倒把我看呆了。那紀廣與韻暗。却在房裏寫局票。紀廣叫我進去。要我也叫兩個局。我嘴裏雖說不破例。心裏早已答應了。紀廣也猜着幾分。就替我寫了兩張。一張是花月仙。一張是花月樓。紀廣也叫兩個。一張是花阿寶。還有一張。自然是凌雲閣了。韻暗叫了兩個揚州人。連花小寶共計三個揚州。其餘一雙半的蘇幫。叫茶房把局票送了。下關叫局。是現開銷的。每局一元。等着了錢纔去。所以坐得很久。也有去而復來的。賣笑生涯。却也不易。局票去後。凌雲閣先來。接連來了三個揚州姑娘。我叫的花月仙和花月樓。來的最遲。兩人並非一家。月樓先至。是個小孩子。活潑潑地。笑嘻嘻的對人。月仙後至。是個徐娘。裝着莊重的模樣。略有幾分姿色。我生平除了十八歲時。人家替我叫過兩個局之外。這回是破題兒第一遭。因為跟齊表兄。鑲邊慣了。也會和妓女說幾句話。但是自己叫的。偏覺羞人。答答勉強問他們年紀。一個說十五。一個說十八。我聽了。暗笑十八的不確。只見凌雲閣的跟局阿寶。與紀廣動手動脚。醜態

百出。我叫的局都沒有跟局的。還有三個揚州奶奶。奇形怪狀。站在門外。和茶房廝混。這是揚州的習慣。直到二點多鐘。六個局陸續走盡了。我們三人同榻。一宿無話。這一回是我入夢的起點。我在南京的夢。夢的倒還不深。那大夢。在上海。如今且把南京的話略過來說。上海的夢。看官們須知自古楚館秦樓。本文人消遣之地。如今上海的長三堂子。倒變作了捫白黨橫行之所。文人要去。怕的是臭味不相投了。連上文所謂假意兒也。嘗不着了。您看現在一般時髦先生。時髦阿姐。都是俗不可耐的東西。怎麼好比古時候的妓女呢。總而言之。現在的名士。比不得以前的名士。現在的名妓。更比不得以前的名妓。我如今發願說夢喚醒世人。我雖深知妓女手段的刻毒。本領的高超。心地的變幻。骨頭的輕賤。却是要我找出他們具體的證據來。倒還有些模模糊糊。怎敢說到喚醒世人呢。幸而記得有一天在上海所聽一位青樓中人的夕話。倒是夢中的一個當頭棒。如今不能不借他的話獻與看官。却說某年月日。我在上海。剛剛從無錫來了一位朋友。姓程名叫慧達。我照例替他接風。請他看花。我那時節。本來無花不酒。無酒不花。那程老先生。倒有一個老相好。在上海。名叫林翠紅。我請他吃花酒的那一晚。他把翠紅叫了來。過了一天。我到大中旅社去看他。恰巧翠紅同了一個阿姐。名叫阿毛的。在他房內。那翠紅的議論。却是比衆不同。真所謂與卿一夕話。勝讀十年書了。當時我與慧達閑談。彼此言語之間。就略叙花界的風氣。翠紅便插口連說不錯不錯。接連操着吳儂軟語說道。勿是倪吃仔堂子飯。略倒拉裏說堂子裏格吳話。故歇。堂子裏格人。直頭個個是賤骨頭。嗒。阿毛搶口說道。到堂子裏向用銅鈔。真真犯勿着哉。撥仔銅鈔。便是瘟生。用仔俚格銅鈔。末倒是恩相好篤。我聽了兩人之言。又好氣。又好笑。對他們說。俚篤格枝閑話。要自扳磚頭自壓脚哉。嗒。翠紅道。老實說仔。奴搭僚也算老朋友哉。僚末也老白相哉。倪末也看穿哉。下節收場勿做哉。搭僚